

通鑑總類

二十六

詞訴門

後周太祖敕民訟先歷州縣

廣順二年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戡吏門

唐崔玄暉改官令史設齋自慶

長安元年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李吉甫言堂後吏專恣

元和元年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憲宗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貶渙

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抑強門

漢張釋之劾太子不下公門

前三年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江充劾太子家使

太始三年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武帝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武帝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武帝以為

通鑑總類卷十三

抑強門四三

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武帝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建武十一年趙王良從帝送來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貴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光武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董宣不肯叩頭謝公主

十九年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日殺人因匿主室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殺之主即還官許
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
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
下乎臣不須笞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
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
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
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
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
震慄

四、又十三

通鑑總類卷十三

抑強門四四

徐

周紆為令貴戚跼蹐

建初八年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王名吏數問里豪
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寔等輩豈能知此賈菜
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竇篤夜至止茲亭亭長霍延拔劔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
章帝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
尉詔獄數日貫出之

張綱獨埋輪劾外戚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藥已張綱郭遵劉班分行
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
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

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詭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順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李膺破柱殺張朔

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

通鑑總類卷十三

抑強門甲五一

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曩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成瑨等因擊持抵罪

九年宛有富賈張汎者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南陽太守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恣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瓊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

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瑯瑯桓帝大怒徵瑯瑯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瑯瑯罪當棄市陳蕃上疏曰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桓帝不納

東晉卞壺奏王導虧瀆從私

咸和元年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郝鑒卞壺奏導虧瀆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

通鑑總類卷十三

抑強門一六

下

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符秦王猛按疆德豪橫

升平三年秦王符堅自河東還以鄧羌為御史中丞王猛領京兆尹特進疆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士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橫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灑也

唐劉仁軌殺折衝

貞觀十四年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

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太宗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太宗悅擢仁軌為櫟陽丞

南山可移此判無動

神龍二年雍州刺史竇從一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左震斬女巫

道鑑總類卷十三

郭強門四十七

乾元元年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從王璵之請也肅宗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啓震怒破鑰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肅宗無以罪也

段秀實斬郭晞暴卒

廣德二年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

取十七人首注漿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由是無患

裴諝發郭子儀小過

大曆十四年九月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許孟容繫神策軍吏

元和四年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憲宗嘉其

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柳公綽殺軍將唐突

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の、廿五

通鑑總類卷十三

抑強門四十九

中

吳楊廷式請捨縣令繫張崇

後梁貞明六年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後唐羅貫因抑權豪寘死

同光三年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積凡

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仇惡之遣婢訴於皇后后與伶宦共毀之莊宗含怒未發會往壽安視坤陵役者道路泥濘橋多壞莊宗問主者爲誰宦官對屬河南莊宗怒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

平盜賊門

漢李固駁遣兵平交阯九真之盜

永和三年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不克為所攻圍順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

通鑑總類卷十三

平盜賊五十一

古

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

陞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張綱單車說降張嬰

漢安元年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

六八十一

通鑑總類卷十三

平盜賊五十二

古

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

傳燹乞先除內姦後平外寇

中平元年朱雋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傳燹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
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
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
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
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
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
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
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
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
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諸許
之靈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
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
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
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
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
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遣使諭王貴

建興三年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
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何爲隨

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責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攷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東晉謝琰為孫恩所敗

隆安四年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符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北魏主欲大赦以止盜

義熙六年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史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拓跋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焉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

晚也嗣從之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李崇置鼓樓以防盜

齊建元四年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荊州刺史崇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通鑑總類卷十三

平盜賊五五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高祐論止盜在守宰得人

永明五年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國用以討賊而耗竭

梁普通七年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儻才莫肯

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加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疆暴自息矣不聽

唐劉黑闥為高雅賢所誤

武德六年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太宗不以重瀆止盜

九年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瀆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瀆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裴懷古仗忠信以服夷獠

長安三年始安獠歐陽倩擁眾數萬攻陷州縣天后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王峻招降知運復擊

開元九年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爲賣已由是復叛明皇以晙不能遂定羣胡貶晙爲梓州刺史

裴行立等討蠻賊無功

元和十四年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徵幸立功爭請討之憲宗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

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憲宗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殘所部晏然以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爲瓊州刺史

韓愈請赦黃家賊

十五年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父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

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崔郾治兵卒以討賊

大和五年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標校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劉潼招降巴南賊

大中六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

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鬻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贇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康承訓爲蠻寇所敗

咸通五年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得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

通鑑總類卷十三

平盜賊五十九

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楊收建議禦蠻寇

六年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置鎮南軍於洪州

高駢大破蠻寇

七年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

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懿宗得奏大喜即以駢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王仙芝起兵於長垣

乾符元年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黃巢與王仙芝橫行山東

二年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宋威破仙芝於沂州

三年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黃巢仙芝各分道而去

王仙芝攻蘄州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昔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崔安潛出庫錢以賞捕盜

六年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乃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之盜

張承範失守潼關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等問而已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

通鑑總類卷十三

平盜賊六十二

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上表告急稱臣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院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

謝弘讓等慮罪而為盜

中和二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

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
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
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
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
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
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
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
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
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
討之

高仁厚討韓秀昇

通鑑總類卷十三

平盜賊六十三

曾

三年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
忠州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陳敬瑄奏以高仁厚為西川行
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仁厚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
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
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
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橐
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
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沈賊往來
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共
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
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

机之上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

李師悅敗黃巢於瑕丘

中和四年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後漢符昭序聽彥卿助賊攻城

天福十二年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堽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高祖重法以禁盜

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

後周王晏勸故黨勿復爲盜

顯德元年初太祖以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爲群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焉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許之

世宗專委節鎮州縣清盜

世宗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竇儼疏言止盜之術

四年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其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効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玩寇門

唐李寶臣有玩寇之志

大曆十年代宗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劉巨容不肯追黃巢

乾符六年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

通鑑總類卷十三

玩寇門六六

高駢不欲諸道兵分討賊之功

廣明元年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訶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唐弘夫等自欲專功致黃巢愈熾

中和元年唐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

坊市民喜爭謹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筒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廊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須帶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訶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

除惡不盡門

唐張柬之等不盡誅諸武卒貽後害

神龍元年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
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
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
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
宗即位上官婕妤好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
圖議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
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三思與

通鑑總類卷十三

除惡不盡門六八

五

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
思等因為中宗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
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
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
陵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為襄
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俱出為
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
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
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
之乃以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
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焉

而殺之怒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
不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

